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第一八八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鳴謝啟事

由臨縣農會去冬以二萬斤果實粮，最近又以一百小石細粮，約一萬一千五百斤，救濟我平魯受災農民，此種階級友愛精神，深為感激，謹代表我縣受救災民致謝。

平魯縣農會　縣政府

河曲二區翻身農民兄弟捐出果實粗粮十五石，河曲六區樂河行政村翻身農民兄弟捐出麟子七百六十斤、布十六疋，救濟我縣災民，特此登報鳴謝。

河府縣農會　縣政府

近聞三分區兵站辦事處全體工作人員以節約本幣三百萬元捐濟我縣災民，此種階級友愛精神，令人感激，謹代表我全縣受災同胞登報鳴謝。

中共興縣縣委會　興縣縣政府　七月九日

華東人民解放軍在津浦路上

攻克戰略要地兗州城

晉中我收復太谷縣城

（新華社兗州前綫十四日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於十三日晚八時攻克津浦路上戰略要地兗州（即滋陽）城。戰果正清查中。

（新華社晉中前綫十四日電）晉中人民解放軍於十三日晚收復太原以南同蒲路上之太谷縣城，守城閻匪向榆次方面逃竄。按太谷為人民解放軍在晉中收復之第七座縣城。

神池義井農會提出辦法

土改中分到秋翻地的農民

酌給原翻地農民還工

（神池訊）今春抽補土地時，抽動了一些農民的秋地（即秋翻過的地），群眾說：「今春補了分到的秋地，已經得到利益了，給原翻地農民還工是應該的。」農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解決辦法：如抽出中農陳永清地十垧，張裕、馮存狗各分到兩垧，他們有牛，決定還牛工。木匠徐國順分到一垧半秋地，但不起牛工，可做些木活。其餘貧民閻三提、寡婦尹玉娃家還不起工，可以不還。貧農周維國，去年翻過的秋地，而保存分了一垧，木匠張全分了一垧，王有牛應還牛工，張四做些木活。其餘需要還工的，都根據情況給以解決，共解決了二十幾家的秋地還工問題，群眾很滿意，說：「這樣能加強農民間的團結，使大家今年更有心思多翻秋地。」

幫助沒勞力的軍屬　孤寡解決鋤地困難

（又訊）義井農會給沒有勞動力的軍屬、孤寡解決鋤地困難。軍屬任九，十一歲，家裏再沒有人，住在外村姐姐家，農會給他種的地，還他因又于白小帮他務實，農會多貸些豆鋤口糧給他。革命軍人張有騰，家裏也沒有人，農會給他的三垧地，也是多貸當口糧給他本家弟兄張鳳林，讓他帮助鋤地。其餘軍屬張銀、白志金等都願多貸點口糧，自己找人鋤地，農會都照他們的要求辦了。孤寡段拴紅、正老鎖、小三仁們（全是瞎子）的地，也是由農會找人給他們鋤了。另外，郭長明父子跑頭輪，走了二十多天沒回來，地裏草比苗子高，他家裏留下一個女人務實不過，農會就撥出些口糧，找人給他鋤地，等郭長明父子回來還工資。經過這樣帮助，現在全村頭鋤都已完畢，正準備二鋤，並準備扣伏荒翻秋地。（陳平）

第五野戰醫院

幫軍烈屬孤寡等鋤草

（軍武訊）二馮醫代表會於六月二十六日檢查夏鋤，發現該村有四十二戶缺乏勞力的軍烈屬、孤寡、殘廢退伍軍人等，無頭鋤。當時住該村之第五野戰醫院亦派人參加會議，便提出帮助這些人家來鋤。代表們當即分工調查，看誰家需幫幾個工，但先群眾怕沒吃的不敢叫帮助，又怕軍隊鋤不好還不如不鋤，經代表們解釋說：「軍隊是吃自己的給咱們鋤。他們也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一定能鋤好。」醫院同志亦提出要由群眾指導的鋤，這怎鋤就怎鋤。第二天醫院便派出一百五十人帮助，一天便將四十二戶的八十餘畝秋禾全部鋤過，鋤得又快又細，群眾反映很好。（農民通訊員萬六成、劉文元、王海寬）

河曲南沙塔帮軍屬夏鋤

採取固定帮工

（河曲訊）五區南沙塔村採用固定帮工辦法給軍烈屬鋤地，保證不荒一垧地。該村十戶軍烈屬中，只有劉滿海、二留寶兩家缺勞動力，需要群眾帮助。二留寶種十七垧，哥哥參加解放軍，他今年才十七歲，作務不過來。劉滿海家只有一個老婆，十二垧地全需群眾帮助。開會討論時，大家檢討過去臨時派工地作務不好，決定採用固定帮工辦法，有專人負責，又好檢查，也能作務好。會上，他們才首先報名給軍屬鋤地，共同定十五個人，分了五組，選出二毛且當組長。兩家軍屬十九垧苗苗，共需工六十六個半，所用人工全村軍均工，多少該兔。各組已開始帮鋤地。（賈挺茂、劉占榮）

（靜石訊）一區雙廟自然村在代表馮仁魏、李仲金的領導下，將勞動好的李偉、李懷元等組織了一個代耕小組，專門負責給軍烈工屬和參戰走了的民兵代耕，現民兵遇害金的秋苗已鋤完，所有空地都翻了兩次，準備種蕎麥。（成錫魁）

從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

團結新戰士鞏固部隊

華東解放軍副排長沈公良當選人民英雄

（新華社魯豫皖前綫十二日電）華東解放軍某部副排長沈公良，團結新戰士和鞏固部隊成績優異，在最近該部慶功大會上被選為人民英雄。他曾担任班長一年多，但他所領導過的班，有的經歷過激烈戰鬥，有的全班都是新參軍戰士，但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逃亡現象。

沈公良領導戰士的最大特點，是能熟悉戰士心理，並從真正階級感情與對革命負責的精神出發去愛護全班同志。他說：「我們的戰士是革命的寶貝，都應該愛護。」當班裏要補充新解放戰士時，沈公良就主動和落後的小組長商量怎樣團結教育他們，他說：「新同志不知道我們革命軍隊性質，黨內要想辦法保證對新同志耐心的教育。」有空他就召開小組會，總結鞏固部隊經驗，使大家都能提高一步。他對老戰士說：「新同志將來也都是老同志，多鞏固一個，就多增加一份革命力量。」他要求老戰士自動小主意團結新戰士，新戰士來班裏後，他即召開團結會，先由老戰士介紹自己的歷史，引導新戰士作自我介紹。於是根據新戰士歷史，進行不同的教育。例如解放戰士苗世祿，在國民黨軍裏當了十多年兵，沈公良就問他道：「你當兵十年，國民黨給了你什麼了」苗說：「一雙空手。」於是沈公良就說：「你看，你給國民黨當兵十多年，還是要餓肚子；可是解放軍戰士，大家打垮蔣介石，大家分田地過好日子。」他隨即把解放區的情形一一向苗介紹。苗很激動的說：「班長放心，我決心在這裏好好幹，也做解放軍的一個好戰士。」解放戰士齊因不習慣吃小米飯，情緒不好，於是當的小組就討論如何教育他，然後由副班長向他講解：「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隊伍，老百姓吃什麼我們也吃什麼。老百姓生活沒有得到改善，我們就不能隨意亂吃亂喝，要與人民共甘苦。」齊濟懂得了這個道理，從此就很快習慣起來了。

在沈公良以身作則推動下，老戰士也都能從各方面關心新戰士，如行軍時替新戰士背包、扛槍。新戰士林譚如中途穿破了鞋子，沈公良馬上把自己日常節餘下的鞋子拿給他穿。行軍中大家都隨時隨地向新戰士進行教育。如住在地主家就向新戰士講解地主如何不勞動而剝削農民；行軍路過決堤之黃泛區，就講解蔣介石決堤水淹人民的罪行。

帶領新參軍戰士時，沈公良並教育班長。他和新兵班長馬合山非常團結，不懂時互相商量，並積極增強了馬合山敢於負責做事的領導能力。戰士家屬到部隊來看望戰士時，他照顧得像自己家人一樣。他對戰士說：「你們就像我的父母，你兒在這裏和我們在一塊兒一樣。」別的班的戰士都願到沈公良班上，沈公良對他們很和藹。他先召開了個歡迎會，啟發和團結歸隊戰士的革命自尊心。在「只要有實都能進步」的方針和信心下，他教育了很多戰士，增強了很多骨幹。

邊區兵站組織

担負支前軍運任務

減輕了群眾人力畜力財力負担，用於發展生產

（本報訊）邊區兵站組織担負起的支前軍運任務，減輕了群眾負担。據兵總兵站負責人談：邊區兵站組織，為適應戰爭需要，自去年四月以來即全部恢復建立起來，並與其他兄弟解放區之交通聯貫通起來。在「一切為了前綫」，一切運輸第一，發揚二二方針下，兵站以極弱的人力、畜力和少數機械運輸力，担負着支援前綫的巨大軍運任務，在幹部親自督運下，每一次都按期或提早達到指定地點。運輸中曾湧現大批刻苦為公，艱苦卓絕的英雄模範，如運輸員朱湘，於某次戰役中，深夜踏雪向前送送軍火，走至某地因路狹窄，馱子翻進冰河，他即不顧冷凍，跳進冰河，將軍火撈出，烤乾油紙，烤乾藥箱，連夜趕送前綫。由於加强了對運輸員的思想教育，以及運輸員在運輸過程中不住宿民家，到某地完全受當地兵站統一管理指揮，因此違犯群眾紀律的現象大為減少。為提高運輸力，從今年二月起，軍運系統並與財政處、糧食局、工商局的運輸組織間，建立起相互協助代運物資的制度，減少了過去因協助不够而浪費運輸力的現象，提高了運輸效率。軍運之外，兵站並以極大的力量，進行傷往幹部、軍人的招待工作，克服了過去過往人員隨意要群眾牲口、人力、招待、派伕等加重人民負担的現象。從前、臨段，有六個招待所，每月光招待員工者，就得五百四十斤米；自兵站建立後，取消招待所，而此種負担即全部減除。至於因兵站統一招待宿食，而省去群眾招待中所費的油鹽柴菜和人力，為數更多。各兵站間，並對過往人員所需扭架牲口隨時檢查，在不妨礙健康條件下，說服乘扭架的改騎牲口，騎牲口的步行，或數人合併用一牲口。僅總兵站直屬招待所，三月份即節省十村扭架，和往返所需的一百二十個人工，使群眾能抽出更多人力、畜力用於生產。

右玉東短川

羣眾決定變工放青 喂好耕牛準備扣伏荒

（新華社綏蒙訊）右玉東短川羣眾變工放青，喂好耕牛扣伏荒。該村往年是全村僱牛倌放牛，花了工資，還要輪流管飯。因今年災荒中，很多人家口糧困難，管不起飯，農會即領導羣眾討論，保護住耕牛是發展生產的大問題，又快到扣伏荒的時候，更要把牛放好，以便伏裏秋後多翻幾垧地，打下明年生產的底底。經過大家討論，決定採用變工放牛辦法：該村共有大牛十七條，小牛二條，按十九天一輪子往下輪，到了十九天時，由眾人評論牛放得好壞，好的表揚，壞的批評。如有特別故障的，可讓他人頂放下去，以變工來頂工，一天放十九條牛頂一個工，由大家鋤草耕地來頂工，放牛的還可利用放牛時間，砍柴拔草，鋤也不誤。（陳介平）

楊家會貧農楊來有

認真喂養保護住耕牛

（離石訊）四區楊家會村貧農楊來有和另外五家夥分一條牛，由他負責喂養，他就積極設法保護。他們六家從鬧春到現在只集起一個月的草料，下剩的全由他設法解決。春耕中，除耕種六人的地外，一有空就攬的給別人耕種，跑運輸，賺草料。地裏有了青草後，他就抽空與地裏割的喂青草。夏鋤豆收人忙了，沒有時間去割草，牛也不受罪苦了，他就在上地鋤草時，把牛用長繩拴在草灘裏放，他鋤地，牛吃草，這樣放了一個多月，節省穀草四五百斤，他說：「我沒吃的，也捨不得把牛賣掉，大家叫我喂，我就要實心實意喂好，這時好好喂上，秋後跑上一冬運輸，牛的草料就瞭下了，明年春耕就有辦法。」（王素芳）

府谷廟溝門

召開變工組會議

討論夏鋤、種蕎麥和扣伏荒問題

（府谷訊）六區廟溝門村於本月五日召開變工小組會議，討論夏鋤、種蕎麥及扣伏荒等問題。該村原有地四百零幾垧（水、坪地佔一半），二百八十四口人，今春因災荒，餓死不少人，移居河套或到口外謀生，村裏只剩下一百五十二口人，內有男勞力十七個、女勞力二十個及少年勞力十個，有牛六頭，春耕中組織變工將三百二十垧好地全部種上，只留下八十多垧地準備種蕎麥，現全村大部秋田已鋤過頭遍。會上，大家計算還有一個半月的鋤草時間，按全村勞動力的情況，全體上地，每天能鋤十四垧秋田，可以爭取到鋤三遍。婦女閻二女、李鎖女、任大女三人在一起變工，她們說：「三個人變在一起，每天從春的鋤過三畝地，三個人分開鋤，有二三畝足夠鋤，個人要忙個死下人。」穆狗女說：「三年頂一工，頂的事可大哩！」大家都有信心完成。劉來說：「伏天攢穀一遍，咱們一定要在伏天把穀苗鋤擦完。」接着討論種蕎麥和扣伏荒，王七助說：「拔了草麥的地按翻上蕎麥，還有空下的八十垧地，也要揀好的種上蕎麥，留下的要在伏天歇過。」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王七助讓頭童抽出自己的牛幫助別人扣地或種蕎麥。會後，大家即積極行動起來。

按：該村在今春缺乏口糧、籽種，及勞動力大大減少的情況下，能將全村百分之八十的地鋤上，就是因爲組織變工起了很大的作用。春耕中羣衆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如親戚朋友鄰居相好等，以牛犋爲中心，組織小型變工，全村男女勞動力都動員起來上地，把三百二十垧好地全部鋤完，並抽出剩餘勞力協副業生產，領導組織口糧困難的丁來生參加變工組，除鋤自己的地外，抽空到哈拉寨峪的服根三次，每次（五天）能賺穀米一大斗五升。任大女，現已鋤過七垧地，到五溝川四天時間，可賺米一斗二升。婦女編出川的家變工，把地解決了全家的口糧問題。李村女職選了二大斗穀米，解決了全部困難。（趙富驗）

臨縣梁家會合作社

幫助羣衆副業生產

（臨縣訊）二區梁家會合作社幫助羣衆發展副業生產。今年正月梁家會婦女要紡線，稱不起棉花，合作社與村幹部商量後，決定發花收線，紡婦賺下錢除同本外，願意要棉花、糧食、雜貨的，都由本人自便。限定十天一關。後召開婦女會宣佈後，有的婦女怕紡不好合作社不收，合作社作了解釋，說明紡的不好，價錢低一點收。當即有二十五個婦女領花，每人一斤。白炳仁的女人領了一斤花，六七天就紡起，賺的半斤花。其他婦女大部在十天內交了線子，賺了花。據張園里、上白塔、下白塔的婦女也領花紡起線來了。合作社共發花五十二斤。最近收下線子五十餘斤，計劃發動婦女賺線織布，織一斤賺錢六兩，現已有婦女開始領線了。又與里、曹條山開村有會編席的，但因買不起蘆葦，又無銷路，都停頓了，合作社借給他們款子，編下後合作社收買，幫助推銷。先給李成龍、高榮恭、高振興、劉殿成四人借了本幣二百二十三萬元，十七八天內就編的六十張席，每張本幣十三萬五千元，共值八百一十萬元。除本錢外，獲利很大。李成龍編的十二張席，賺了一百三十七萬元，以上四戶十二口人，解決了一個半月的口糧。合作社有五戶看到有利也編起來了。合作社共借出本錢四百餘萬，每編一百零一張席，可賺本幣八百一十萬元。解決了九戶夏收以前口糧困難。（張鎮振、牛中福）

尚嵐神堂坪

變工互助鋤完頭遍

（尚嵐訊）神堂坪因去年遭災，今春缺種麥籽，所以百分之九十的地都種的「糜穀」。今春開的，地裏草長的很多，羣衆討論說：「政府爲幫助咱們解決夏鋤口糧，和工商局貸給咱們的七百萬元貸款，咱們應抓緊時間往川鋤地。」於是大家商量自找對象組成了七個變工小組，全村四個勞動差的，也吸收在小組裏，促其好好勞動，並決定按勞動力強弱計工。軍屬馬紅旗，全家八口人，共種四十五垧地，能勞動的全部上地，連十來歲小娃娃也跟上大人拾草。現在全村已鋤完頭遍，隊始二鋤。

又，該村農民楊在喜、呂根、王榮林等三人，於種完地後，即集體趕三輛大車跑運輸，先後賺回三百六十斤米。（郭守忠）

離石大武

婦女兒童鋤草收夏

（離石訊）四區大武婦女積極參加夏鋤收夏。李子良家有八口人（二閭財糧委員），因一手人忙不過來，他婆姨就和十四歲的兒子上地鋤草收夏；其谷田因男人害傷寒病，她就上地收割，自己不能挑，她便和李變工，給她挑。她割麥後再給宋還工，男人和她收割蕎麥，也給宋左做。此外，她和婦給張鋤六十一斤花，三兩天給張漢一衬，一件單身衣、麥子。黑豆生給婦人一斤棉花，因她背心文亮的許給她制單、一個兒。支投前臨去了，留下她兒。

男人一人作務不過，她便引上十四歲的二兒鋤草收夏。十家莫說的婦女生，由她九歲的女孩去做。其餘各家的婦女兒童、也都參加了鋤麥穗、打夏田、擔水送飯等勞動。（郭明）

簡訊

五寨小寨自然村，代表羣衆討論解決根戶夏鋤口糧時，所決定勤大家自變工當即抓緊，十多戶找對，當即組織起二八個變工小組，並各自選出組長，每小組三天開一次會，提出勞動好的予以表揚。（步文學）

朔縣小尹莊

新中農尹緒堂 勤儉克己推動互借

借給群衆糧食又幫助畜力

（朔縣訊）井坪區小尹莊村新中農尹緒堂勤儉克己，借給羣衆口糧種籽，幫助解決生產的困難。該當過七年僱農工孩（現任該村糧秣委員），近幾年來因勤勞生產，刻苦節儉翻了身，但生活還不很富裕，他翻身後很關心羣衆的生產，樂於幫助大家，去年春天，他就給張茂先、謝誠等七戶貸借了一石九斗五升粗糧和三石六斗粗糧，使他們渡過了困難。去年收成不好，他本人也不寬裕，但他將當時儘力的幫助大家，是儘自小康穀好。尹根小康的幫助他和勞力都缺乏，他就借給他九小升籽，另外有五戶貧分別給借了三斗籽種；有些勞力不足的羣衆，就找他變工，除川牛草換工外，大家都待秋後才能還他的工。夏鋤時他又給十三戶羣衆三升二升的借出工二石四斗五升糧食。他熱心的幫羣衆解決困難，自己的生活卻非常刻苦，一次吃的是撮了半粗糠麵子窩窩。在夏鋤中，他還幫助缺乏勞力的尹喜正鋤了八畝穀子。在他的影響下，羣衆互助精神大大的發揚了，該村三十七戶人家，只有四張牛，無牛的就有二十三戶，但今年將分到的一千二百三十九畝（大畝）土地外，除三十三畝地，全部給種上了，並且都鋤過頭遍。（蘇耀先）

河曲後紅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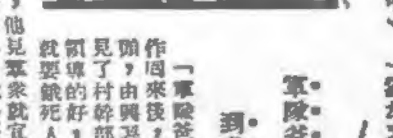
跑運輸賺夏鋤口糧

（河曲訊）七區後紅崖村四十二戶，夏鋤中有開鬧荒等十一戶缺乏口糧，經過農會討論，從果實中解決了一石三斗口糧，但仍然解決不了全部口糧困難。農會主席金銀拴，就召開羣衆會討論，組織了二十五個牛、二十七個人到山金、泥彩給工商局運三大根，賺回六石二斗五升小米，二十三斤多棉花，羣衆的夏鋤口糧得到解決。在組織夏鋤變工上，全村三十五個勞動力，自找對象，組成了五個變工小組，從上月二日到十七日晚，鋤地二十垧（共鋤七百二十垧）。中農王永貴、王連存變工組，種五十多垧地，四個勞動力就鋤出三十多垧地來，現在開始鋤糜子，貧農閻雙棉種二十多垧地，已經鋤的丟下六垧糜子，其餘都全部鋤出了。（張耀、任道群）

寧武崖草溝等村羣衆

拉木貨賺口糧

（寧武訊）二區崖草溝、石板橋、杆木溝等村羣衆，拉木貨解決了夏鋤口糧。石板橋村周計小夫婦，勞動很好，女人鋤田，他每天鋤叫就起來上山拉木貨，十六天中賺到小米一百廿斤。周二世每天一早上山拉兩回木貨，早飯後還要上地鋤田，十八天中，賺拉木貨賺回小米二百五十斤。崖草溝生產組長周壯壯，領導全村人上山拉木貨，他本人生產更積極，每天一早上山拉木貨，早飯後就上地鋤草，半個月賺到小米一百三十斤，解決了一家中六口人的口糧。該村地主周金虎的女人，也在羣衆監督下參加拉木貨闢口糧。總計僅崖草溝、石板橋二自然村，在二十天中即賺回小米二千七百斤，使羣衆口糧大體上得到解決，同時能突擊把地鋤過。（趙克林、夏貞明）



軍隊爸爸任萬生 到處宣傳生產救災

「軍隊爸爸」任萬生，從嵐縣工作團來後，就着一頂草帽，肩上背着鋤頭，由興縣四區到三區到處進行宣傳。他見了村幹部就說：「今年夏鋤，全靠幹部領導的好，夏鋤領導不好，地鋤不出來，就要餓死人！」夏收中，他見羣衆就宣傳：「今年人餓久了，腸子餓小了，打下麥子，不敢吃得太飽了，防止撐出病來。」他見到婦女們就說：「婦女們要負責節省糧食，多掏苦菜，時刻要準備防荒。」（維治）

朱老漢全家勤生產

神池烈屬朱實老漢，全家三口人都參加勞動，朱老漢每天上地鋤草，老婆挖苦菜、掃硝土，小孩砍柴挑水，他們熬了一斤二兩硝，換回八升多小米，再拌些苦菜，能解決全家人半個月的口糧。朱老漢說：「以後還要好好熬硝，要買一疋布，給一件新衣服。」（謝崇）

胡老夫婦協力務莊禾

五寨大李莊胡四女夫婦倆口，都是五六十歲了，今年種的十二垧地，因爲老漢年歲大，鋤不過來，又沒錢僱人鋤。胡四女便幫男人上地，她同時和軍屬吳可和的老婆變工，她們先用手撥開苗子，男人們再跟上鋤，這樣就能把地鋤過。在她們的影響下，村裏不少婦女都帶男人上地鋤草。（劉占魁）

退伍軍人曹玉青 勤勞生產幫助群衆

（五寨訊）安置在一區陽坡村的退伍軍人曹玉青，勤勞生產幫助羣衆，深得到全村的讚揚。玉青同志是甘肅人，三七年入伍，曾任過排長，四六年因肺病退伍，安置在陽坡村，分到十二垧地，他刻苦經營，過日子節省。今春貧農趙祥小因沒牛地鋤不上，他就用自己的牛幫他鋤了三垧。據補他于時，又幫夏羊點四斗青糜子籽。貧農沈羊拴跑運輸走了，家中留下四口人沒吃的，他即借給十斤莜麥。夏鋤開始後，又六老漢沒口糧，他又借給二十斤米。他今年種的莊稼，都已鋤過頭遍，現正開始鋤二遍，他還準備再扣熟垧伏荒，明年種麥子。他勤勞生產，幫助羣衆的精神，深得全村羣衆的愛戴，並在農會上受到表揚。（劉步文、尹宗旺）

北嶽區地方武裝 殲滅大同出犯敵三百

（新華社冀北十三日電）華北解放區各地地方武裝戰績：（一）六月十六日北嶽區地方武裝某部，在平綏路周士莊車站以東之御鎮山，伏擊由大同出犯之敵保安第二團兩個營，激戰兩小時，將敵大部殲滅；擊斃該團長高司敏以下八十餘名，傷六十餘名，俘一百七十餘名；繳輕重機槍三挺，小砲二十四門，步槍一百廿支。（二）六月二十五日，冀魯豫地方武裝一部，在馬頭（東明屬，菏考公路西側）與敵第四綏靖公署司令部運輸隊遭遇，俘敵護送運輸隊官兵五十多人，繳獲滿載彈藥、給養、服裝的大車四十餘輛。

解放穀城之役 生俘敵官兵一千六百

（新華社中原前線十三日電）四日解放漢水以西之穀城初步戰果如下：生俘一六三旅少將副旅長閻宦緣，參謀長周玉海，參謀主任羅洪仁以下官兵一千六百八十一名。繳獲迫擊砲八門，六零砲九門，重機槍五挺，輕機槍五十一挺，長短槍八百四十八支，電台一部。

魯中沂源婁家舖子 組織婦女農副業生產
克服了春荒完成春耕夏鋤夏種

（新華社魯東十三日電）魯中沂源（新設縣，沂水北部）張莊區遭蔣災最重的婁家舖子村組織婦女參加農業和副業生產，勝利渡過春荒，並完成春耕、夏鋤、夏種工作。該行政村包括婁子、龍窩、土門峪三個自然村共一三二戶。春耕開始時，全村百分之九十的人沒有吃的，黨的支部便提出：「發動婦女紡業掙飯吃，男人突擊耕種」。於是動員了一百六十二個婦女投入紡織和做軍鞋，兩月中共掙工資糧一萬零五百餘斤，解決了大部吃糧。春耕後，青黃不接，災情又形嚴重。此時急需補苗、鋤草，而做鞋、紡織工價跌落，所得已不足解決口糧。支部就召開黨員大會，研究如何能夠既掙飯吃而又不耽誤鋤地。大家認為只有搞小男勞力推運輸、打短工。但是還計算後，所有男勞力係鋤草還不夠用。如王勝德變工組共九戶，只有六個整勞動力，半個月才頂工九十個，而當時鋤草就需用工一七二個。同時距麥收尚有半個月，全組四十六人共缺糧二百三十餘斤。除動員婦女下坡鋤地外別無辦法。經討論後，當時婦女黨員婁承張便提出保證自己下坡，帶出她的哥去協勸說。又經會後醞釀，王勝德組青年婦女婁承桂、承纓、婁承翔等七人也組織起來，由有經驗的老農帶著下坡鋤地，替出男勞動力去給工屬做短工。他們一天就掙了三十斤糧。這一成績影響了婁子婦女也在村幹部方桂英帶領下組織了七人下坡，全村並很快就發展到十三個婦女參加變工。龍窩大部婦女，起初強調有孩子沒法下坡，看到該村方東玉等四人下坡後，也都組織下坡。這樣全行政村共有四十三個青壯婦女參加變工組。王勝德、由成功兩組婦女和兒童，三天中即鋤苗七十餘畝。麥收中，於幾場麥闢，苗旺茁長，同時因「豆不隔夜」，需一邊收割一邊種豆，各組婦女兒童便由老年人與少數全勞力帶領割麥，搭川，全勞力下鋤，或做副業。老年婦女則在場裏卡麥穗、曬場。在變工中，每天晚飯後各組都按每人幹活的好壞，民主評工，並互相批評與表揚。抗屬婦女王在閣鋤苗又快又仔細，小組把她從六分工逐漸提高到八分工。倪佩英、婁成翔開始鋤苗的急，不夠細緻，只評了五分到六分工，經過二十多天的練習，也逐漸提高到八分。王勝德組自婦女參加變工後，半個月就省出三十八個男勞力做副業生產，掙糧四百二十八斤，解決了全組四十六人的吃糧還有剩餘。

為維護謠言的統治 蔣匪封閉南京新民報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南京消息：蔣介石政府於八日下令封閉新民報南京版。蔣政府內政部宣佈南京該報「永久停刊」的罪名是「散佈謠言，煽惑人心，沮喪士氣」。而其所列舉的事實，則係因該報過去曾在新聞報導中片斷地洩露過蔣介石軍事失敗以及殘暴屠殺和平人民的若干真象，和該報四月十四日刊載「看西北戰局」一文，曾報導蔣軍兵力空虛之受制於人」。六月二十六日刊載「開封學生談話」，謂「開封商業區大小建築都被空軍炸平，被炸死傷者六、七萬人」等等。該報共有南京、上海、北平、重慶及成都五個版，其總經理為國民黨員陳銘德，其南京版經理為陳銘德之妻，且係蔣政府之立法委員鄧季惺。候來封閉新民報，除為了一般地維持其謊言與反動宣傳的統治外，與它大吹其捏造的豫東大捷，禁止洩漏共軍豫東殲敵的真相有關。但美聯社南京八日電稱：此舉反而「使得南京的報人對戰局沒有以前那樣鎮靜」。

在麥克阿瑟直接指使下 日漁船侵華活動猖獗
蔣匪仰承美帝鼻息包庇日侵略行動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綜合各方消息：日本漁船在中國領海的捕魚侵略活動日益猖獗。據中央社電訊連續披露：從今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中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在中國海面發現之日本漁輪即達二十餘艘。日本漁船侵越中國領海捕魚係日本當局有計劃之行動，且為麥克阿瑟所直接指使。據天津益世報載：五月十九日在浙江海面捕魚的屬於日本「川南水產工業株式會社」之「寶仙丸第二十一號」和第二十二號兩日本漁輪之船員供認：「漁輪來華係奉川南株式會社之命，每行若干時，即將經緯度和所測海水深度報告日當局」。另五月三日天津新星報曾從日本報刊譯載過一篇公開記述一年以前一隻日本漁船「明石丸」號越界捕魚事實的文章，該文寫道：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是我們舉行處女航的前夕，船長小澤先生主持了全體船員的集會典禮，他在席上宣佈明天我們的船將直駛中國，因為該處海面的捕魚工作已經得到總部（指麥克阿瑟總部）的許可」。

尤可注意者，來華捕魚之日本漁輪不少且係日本海軍艦艇改裝而成，例如上述日漁輪「明石丸」即係侵華戰爭期間被炸傷的一艘小型日本軍艦修裝而成的。新星報譯文記載：「美國檢驗官詳細勘查之後，都認為這簡直是一艘砲艦」，機關室加厚著鋼板，七門魚砲被認為是作戰用的軍械」，但麥克阿瑟總部對該船「終於簽署了許可證」。另據中央社電訊，描述五月十九日在浙江海面捕魚之日本漁船二十九名船員稱：「日船員均着軍服，嫻習軍事動作，自彼等身上搜出一紀念章，有「日支事變紀念一九三七石松隊」字樣。寶仙丸第二十二號可能為砲艦所改裝。」五月二十六日北平新民報載文指出：「未來這批人正可以駕輕就熟，成為武裝侵略的登陸先鋒。」

蔣政府對於日人之侵略行動，則仰承麥克阿瑟鼻息，極盡包庇優待之能事。北平新民報揭露：蔣政府對侵入我領海的日本漁船漁具，祇是沒收它的漁具，人員則解送麥克阿瑟總部辦理。漁具所值幾何？是不是能抵償一國主權的損失？中央社上海六月三日電更承認：蔣政府當局對侵略中國主權的日漁船皆採所謂「寬大待遇」的優待態度。事實上，一九四六年五月間蔣政府與麥克阿瑟成立協定，將中國漁權出賣給日本，允許日本漁船四十艘在中日間所謂「公海」（海岸三海里以外即為「公海」，故實即中國沿海）捕魚一年，即已為日本對中國漁權打開了「合法」侵略的路子。不少跡象表明日本對中國漁權的侵略，今後將會變本加厲。六月十日上海大公報召開之上海各界人士「戰後日本漁業」座談會中，東南漁業公司陸浩指出：「日本漁業將會把中國漁業壓得透不過氣來」。浩指出：「麥帥最近更許日本保留漁輪十五萬多噸，並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漁業計劃，準備再造二百七十萬噸機器漁輪。那麼多的船，將來抑不是準備來中國捕漁嗎？」

蔣匪政府出賣內河航權 五職工團體開會反對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六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披露：蔣政府將中國內河航權出賣給美國，其所定「開航」辦法包括：（一）航行南京、漢口的外國船隻，准發運自國外口岸直接運來的美援物資；（二）自南京、漢口回航時，准裝載直接運往國外的出口貨；（三）上述船隻必須在航行前，將該貨物開列清單，俾准；（四）上述辦法僅限於懸美國國旗的外國船隻，其他國家不得援例。這即是允許美國船隻自由航行中國內河，壟斷中國的輪出入航運，摧毀中國的民營航業。該報證實蔣政府對於中國內河航權之出賣，係美援將「附帶條件之一」。蔣政府並「強令航商對外不得聲張」。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天津大公報六月二十五日載，該報上海專電，稱全國性的輪機、駕駛、引水人員及船舶無線電人員等五個職工團體於六月二十三日舉行聯席會議，對於美援物資直駛南京、漢口，一致認為有損我內河航權，決定必要時引水人員將拒絕開航。會議並決定致函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威脅中國的政策。

德境蘇佔區軍政府 批准兩年經濟計劃
建立穩定的經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塔斯社報導：德境蘇佔區公眾的注意力，現正集中於蘇佔區的第一個兩年經濟計劃。該計劃的草案係由德國統一社會黨提出，由德國經濟委員會製訂，已獲蘇聯軍政府批准。「德意志新聞」稱：這一方案為建立穩定的經濟以及提高蘇佔區居民生活水平的計劃。蘇佔區的兩年經濟計劃（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零年），以恢復並發展蘇佔區平時經濟為目標。它規定到一九五零年，蘇佔區電力生產達一百五十五億瓩時（瓩時即一瓩電力在一小時內所作的功），較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褐煤達一億二千三百萬噸，超過一九三六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一．五；鋼產達八十五萬噸；棒金屬為六十五萬噸；鐵產為八十六萬噸；化學工業總產量較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液體燃料則增百分之二十九。鐵路運輸量也將大有增加。在兩年計劃結束時，火車將有客車八萬輛。該計劃規定：消費品供應從本年後半年開始將大大增加。到兩年計劃結束時，紡織品生產達一億三千八百萬公尺，鞋襪達二千萬雙。食品工業生產將相當增加；例如：麵產將達七十五萬噸。穀物及其他糧食種植面積甚至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就已較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增加了四十五萬公頃（一公頃等於十六華畝）。牲畜較一九四五年也有增加，其中牛增加百分之十四，馬百分之九十六，豬百分之七十六，羊百分之四十。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塔斯社報導：德境蘇佔區企業第一屆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擁護蘇佔區兩年經濟計劃。大會於七月四日在萊比錫召開，出席代表共八千人。德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勞氏自致開幕詞，感謝蘇佔區當局對恢復德國經濟所予的援助。統一社會黨副主席烏布里希在會上詳細解釋兩年經濟計劃。蘇佔區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瓦德里茲克說明工會在實現這一計劃之鬥爭中所應起的作用。

領導統一業務正規化 東北郵電事業發展迅速

（新華社東北十三日電）東北郵電事業半年來發展極速，並逐漸從各省區的分散經營走向統一的領導。其發展日趨正規化。過去東北郵電總局直轄北滿七省（嫩江、松江、合江、黑龍江、牡丹江、吉林）與哈爾濱市八個省市郵電局，自六月份起南滿的遼寧、安東兩省郵電業務亦統歸總局直接領導。現全區共有郵電局二百五十三個，郵電所九百七十六個，及代辦所一千七百零五個，總計……個。郵路方面，現有鐵道郵路七千二百九十二公里，旱路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二公里，共為二萬二千七百三十四公里（各縣四縣鄉路不在內），較去年十二月份增加九千一百八十公里，較去年一月份增加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公里。各地郵政業務上亦由最初的平信、掛號、匯款、包裹、印刷品陸續增加。報紙發行工作除東北日報七萬份外，其他各省市報紙發行區域與數量亦均日益擴大。

電訊方面，現有線路共長一萬○一百九十九公里，電報電話局三百一十三個，有線載波電話（在同一線路上可同時有兩對或三對進行通話者）四……。長途電話最遠距離一千○五十七公里。……

……辦理各地電報共一十三萬二千五百四十八份，較去年一月份增加六倍以上，長途電話三十餘萬次，較去年一月份增加十五倍。土地改革後，農村電話設備大有增加。據松江省統計，鄉（區）電話線共延長二千三百八十七公里，各鄉、村屯通長途電話者二百八十三處。目前為適應軍需民需，正在準備進一步在每個區政府所在地都設郵電代辦所的計劃。各省並裝置新式電話機器，使各大城市長途電話並設各中小城市，以集中精簡、近代化便利設備為目標。此外，成立各省區郵電幹部訓練班，以適應今後發展形勢。據統計各地已受訓練的職工達四分之一以上。總局所辦之郵電學校最近已有二百餘學員及郵政人員分發各地工作。

農民的慶賀

——記臨縣窰坪塌、李家塔紀念「七一」大會——

石丁

「七一」——中國共產黨的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正忙時！頭鋤完了，要鋤二鋤，麥子又黃了！

百忙中，窰坪塌、李家塔兩行政村二十二個自然村全體農民，都抽出一定時間，自動的結合集會，有三五個村子聯合一起的，有單獨的，有聯合開罷回去又單獨開的，聽說這個偉大的紀念日——這是山裏邊農村裏從來沒有過的，終究空前。茲就個人見聞所及，寫在下面。——筆者

一、把這個日子在心上記得牢牢的！

「七一」！

中國共產黨的生日！

給共產黨拜壽！

大事情！大事情！

——早幾天，人們中間就這樣「嚷」開了！但是到底那一天是「七一」呢？這人問那人，這村問那村，山裏邊的人誰也解不下個陽曆，一直問到村政府。村政府這個日曆也沒啦！幹部們扳開指頭算了一算，有的說是五月二十五，有的說是二十四——這是照陰曆算的，算來算去，說是二十四的居多。於是各村、各人都記住了「二十四」！到了這一天，村村人們樂的……！開會！開會！到處都在開會，共產黨員們在向羣衆檢討自己的工作、思想、作風，農民們在談說自己怎麼跟上共產黨翻身；青年們在「坑嚷」參軍參戰——窰坪塌的參戰隊走了二十來天了，李家塔的參戰隊正在待命出發，大家都等得不行了，許多人積極要求參加共產黨，會開的越熱烈，開起來散不了啦！

可是錯了！第二天，有人到窰坪塌，才知到「七一」是陰曆二十五，不是二十四！他們趕早開了一天！

「錯了就錯了吧！以後，把這個日子在心上記得牢牢的！永遠不要忘了！」

——這是李家塔行政村政府委員會主席賈顯元說的，他是一個老農民，去年土改中，被選爲李村土改委員會主席，一貫表現正直無私，忠厚實受，最近黨選新驗。他早就想參加共產黨，總怕自己老了，辦不了大事。這次在李家塔「七一」紀念大會上，他才勇敢的提出這一要求，即獲得羣衆的擁護與黨委的歡迎。他樂得差不多掉下淚來了，他說：「我老是老了，只要黨要我，羣衆要我，不論什麼時候，無拘什麼工作，沒有第二句話，就是一個「幹」！」

二、共產黨就是咱的娘老子！

在窰坪塌、胡家塌、董家塌、前峁、郝家梁、青苗溝六自然村男女農民、一百五十餘人慶賀大會上，貧農王生有哭了！

哭甚呢？

他說：「我爹死的早，媽嫁了，弟兄幾上定了，十一二上我就侍候人，攬了十五年工，夥種了幾年地，窮來了還是要球沒蛋！有一年給人家打墻，人小力不壯，墻坍下來，把腿壓壞了！還得跪着給人家刨地裏的山藥！

「現在，地也有了，窰也有了，驢也有了，什麼也有了，誰給我的？娘老子沒啦給我留下一個頭土！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咱的娘老子，比娘老子還親啊！」

最後他放聲大哭了！許多人看他，想想自己，也哭了，忽然，他大叫起來：「我要參加共產黨！」接着他就找着村支書張保同志說：「我非參加不行，死也要參加！」

三、老了？老了也要當個老共產黨！

王生有的話，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緊跟着，青苗溝貧農劉耀斌，前峁貧農陳補有，董家塌貧農薛海枝，窰坪塌貧農劉德才，李能才，新中農劉永久，都喊出同一聲音：

「咱也要參加共產黨！」……

六人都是土改中積極份子，過去的窰工漢，在共產黨扶植下翻了身！

在許多人的鼓舞下，有一個叫得最響的：老木匠劉維良，他原是青苗溝人，東跑西跑沒個下腳處，一輩子沒娶過婆姨，土改中分到了胡家塌，給分下地、窰，又娶過了婆姨，老漢樂的年青了三十年！現在他用王生有的話在喊：「共產黨就是咱的娘老子，比娘老子還親，我也要參加共產黨！」

有人說：「老漢老了。」

他不服氣：「老了？老了也要當個老共產黨！」

四、只要能改正錯誤，羣衆就要護我們

「只要能改正錯誤，羣衆就要護我們！」這是窰坪塌黨員張眼喜同志在窰坪塌、唐家溝、劉落塌、曹家塌四自然村羣衆聯合慶賀大會上反省中的兩句話。

張眼喜因過去工作作風不好，強迫命令，捆打過羣衆，去秋土改中，被地主富農鑽了空子，利用了某些羣衆落後的家族觀念（張眼喜是外來戶）把他錯訂成新富農，後經工作團在明眞象，提高了羣衆的階級覺悟，把怒火轉向地主富農，張眼喜亦受到停職的處分（原任農會幹事）。九個月以來，張眼喜同志在羣衆鬥爭中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積極參加土改，在工作中改造了自己，最近當選爲村中人民代表主任。

所以他說：「沒有這個處分老子，去年我就叫地主富農害死了！」同時他在他的反省表示：「我不恨村裏羣衆的，只恨自己過去作風不好，脫離羣衆！」「我們共產黨員，只要能改正自己的思想作風，好好的給羣衆

五、「收完麥，上前綫！」

在各村慶祝大會上，羣衆對參軍動員令，都作了熱烈的討論。許多青壯年，性急的吼起來：「討論個甚，一句話：收完麥，上前綫！」「活着跟的共產黨，死了要當共產黨！」

劉角村主任代表劉樹滿說：「我們劉角，十八戶，全村共有土地一千四百二十畝，都被圈手裏，外莊地主的就佔了九百三十五畝，現在都是咱們農民自己的了，再不用掏一顆租籽！這是憑的誰？」

人羣裏「咯吵」開了！

——對了！沒有共產黨那有咱？！

——沒有共產黨咱能住上好窰？住人家的「毛圈」還不行呢？！

——打到本原去，消滅了閻錫山，咱們老百姓的江山，就是鐵桶江山了！

——一句話：收完麥，上前綫！

劉家坨黨員劉勝勝同志會後即向支部負責同志自動報名參軍，同村退伍軍人高金德前年在戰鬥中把耳朵震聾了，現在好了一些，亦向代表會提出堅決再上戰場殺敵，參軍熱潮已開始在羣衆中湧起。

現在小麥豆已經打下，麥子已開始上場，秋田二鋤已大部開始，「七一」慶祝以後，各村都組織拾鋤收，爭取全部鋤三鋤（個別村莊準備爭取四鋤）許多村裏農民，搶取男人鋤地，女人收麥，兒童放青或上地揀麥，許多村裏婦女已開始縫攢包，做大紅花，準備送給參軍去的人們！一九四八・「七一」後二日劉家坨發。

小偵察員趙甘年

油達民　耀嵐

在岢嵐三區民兵慶功大會上，我們又見了趙甘年小同志。他仍然是矮小的身材，一付胖胖的面孔，兩個鮮紅的臉蛋，一見了熟人先要着嘴一笑，兩隻眼睛就笑成一條縫。他穿着剛發下來的新軍裝，新鞋子，打着小綁腿，穿着皮帶，蹦蹦跳跳，顯得格外活潑可愛——他是和部隊一塊來參加大會的。

趙甘年小同志，今年十五歲，岢嵐北三泉人。從小死了父親，母親把他「帶」到坨塬村，十歲上，他給人家放了羊，去年他回到了北三泉，在鬥爭地主中，他非常積極。今年他分到了土地，分到了衣服，他同他爹遺下的一些家產，建立起自己一個人的小家庭。

你不要看他個子低，年紀小，可是在該村兵幹隊裏是非常勇敢機智的一個。

四月間，我分區地武×團在下王莊（距三泉十餘里）與閻匪軍戰鬥中，槍砲聲打得像大年下放鞭砲一樣，農民們都渴望知道在什麼地方打與打得如何等消息，趙甘年小同志拔了一顆手榴彈，自報奮勇一個人向着槍砲響的地方去作偵察。他走到泥河與下王莊之間，悄悄地爬在塊圪塄邊，察看我軍與敵人戰鬥。

戰鬥將結束時，他和後面上來的其他幹部隊員冒着砲火搶救我軍的傷員，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一個。

在一次羣衆大會上他自動報名參軍，參軍後，他高興的對我們說：「我現在先參加游擊隊，以後要到野戰軍去，等消滅了閻錫山，蔣介石後，我再回來，種上我分下的地，娶上個媳婦……」天真的趙甘年小同志，他不會講更多的革命大道理，他只知道消滅不了蔣、閻匪，是不能過安生日子的！

在工作中，他表現了機警、勇敢、吃苦、耐勞的精神。

一次，天下着大雨，他忽然從十五里地外背着槍給來了一封信。

「喂！你怎麼下的這大雨跑來呢？不會等雨小了些再走?!」

「這信挺當緊：——下雨也能擋住走路？」他眨着眼睛笑着說。

在敵人第四次到岢川搶糧時，趙甘年小同志就擔任了區上與該區工作團的「偵察員」。

一次，他一個人到陳平附近×村一帶偵察，不小心碰着了敵人，他就把襖子脫下，滾上泥土，緊在懷裏，他裝成受苦娃娃，但敵人離他很近，如果問搜查，就會發覺的（因他已帶着兩個手榴彈），他一回頭，見地裏一個農民在鋤山藥，他就不慌不忙走到地裏拾起了山藥鋤，與那農民「一起」起來，並悄悄和那個農民商量：「如敵人不問便罷，要問時，就說咱們是「父子」。」那個農民知道是自己人後，便答應了。

敵人走後，他勝利地完成了任務，得到了確實情況。

六月初，他被調到某團，現在已隨軍到了前綫，參加了消滅閻錫山的光榮戰鬥！

七月六日于岢嵐

小歌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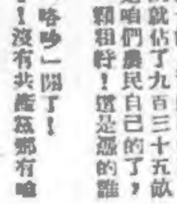
參軍去

吃水不忘掏井人，
翻身不忘解放軍。
送兒勸夫上戰場，
保衛家鄉保人民；
齊心消滅蔣閻匪，
翻身的果實才安穩。

勸夫參軍

去年土改翻了身，
好男兒參加解放軍。
我勸丈夫去報名，
「拉扯後腿」不好聽。

（賢業）



「閻錫山不死就是害！」

我們進入離岢嵐城二十里的某村，訪問了受閻匪殘政統治的羣衆，下面便是一位五十六歲的宿老漢的控訴。

劉長海

我們實在是不能活下去了！我全家有地二十來垧，都被「兵農合一」合上走了。牽走地還不算，還要出什麼軍糧，常備兵的優待糧、地方上鄉長們的津貼米、棉花、馬料草……等等的款項，你說這怎活？如果出不上來，就叫「自殺」。現在的麥子熟了，想割的吃點也不能，人家都管押着哩。

我們離城二十里，十來年不去了。就是連村外都不能走，外面的人也不能來。甚至自己的女兒嫁出去還不能來住娘家。村內有些人因爲生活無辦法，要出去討吃都不行，五家組織有連環保，如果那一家走了，其餘四家就要「集體處死」。解放的前一天晚上，有個十來歲的小孩，拿了個小鐮鐮出去割自己的麥子吃，被偽兵看見，將鐮子奪去甩在地裏，把那小孩捉回來關起，第二天解放後才出來。

唉，閻錫山不死，就是老姓的害！只盼着把閻錫山打垮，咱們就有活路了。